



胡 潇◎著

马克思的解释

MAKESI DE JIESHI

本书从探讨马克思的解释学思想出发，对其学说中的哲学观、辩证法、实践唯物论、唯物史观等重要内容进行了元哲学的解释，同时依据社会发展和科学进步提出的大量新事实，对上述内容进行了当代语境下的探讨和重新理解。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马克思的解释

MAKESI DE JIESHI



胡 潇◎著

Paul Urban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马克思的解释 / 胡潇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8. 6

ISBN 978 - 7 - 5004 - 6614 - 7

I. 马… II. 胡… III. 马克思主义 - 解释学 - 研究
IV. A811. 6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98015 号

责任编辑 冯春风

责任校对 郭 娟

封面设计 回归线视觉传达

版式设计 王炳图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0 (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新魏印刷厂

装 订 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08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 1230 1/32

印 张 11.75

插 页 2

字 数 296 千字

定 价 26.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前 言

马克思主义问世以来，在一百六十余年的历史中，它作为人类最高的智慧和科学成就之一，不断地接受着实践的考问和检验，倾听实践的呼唤并汲取它的活力，因而有了自己的跃升和发展。这样，马克思主义便作为一种历史性的真理，一种不断递进的真理过程呈现在我们面前。作为历史的真理，它内含着历史与逻辑的一致，要求我们将其中的许多结论和原理放到具体的社会语境中去解析，才能从认识与实践、真理与事实的结合上，准确地理解它们的本来意义与科学底蕴，才不至于将具体的真理变成抽象的教条，才能保证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符合它的历史本意，符合其理论形成时的实践规定和作者初衷。作为真理递进的过程，马克思主义则要求我们将它作为一个开放的科学理论体系，容许后人依据新的社会实践所形成的新经验、新认识和发现的新事实、新规律，对马克思主义的许多具体理论、原则、范畴、理式，做出新的说明和选择，用一种辩证扬弃的态度和方法，张扬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性、科学性和现实性，修正和完善其中某些被实践证明不符合实际的具体观念和结论，丰富和发展其一切有科学价值和实践意义的理论，使其智慧生命永葆青春。这样一种真理与实践的双重要求，规定我们必须真理的稳定性与时进性、真理的普遍性与具体性、真理的原创性与现代性的辩证统一，去正确处理经典与现代的关系，文本与释义的关系。但这些关系内隐着深刻的认识论矛盾、方法论矛盾。人们可以并且也很容易

执其一端，作为自己的出发点或诉求目标，带着强烈的主体性色彩去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研究工作。

由是，学人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便派生出了一些不同的态度、视角和方法。其中，有文本主义的，一切以文本的还原、考证、诂义为学理追求。此举包含着对经典的虔诚尊重，包含着对“主义”真意的求索，也包含着对任意曲解经典文本做法的抵制和纠正。从这一点看，提倡回到文本自身无疑有其合理性。但是，理论的生命和价值更多地只能在生活中、在实践中、在不断推进的历史脚步中。人们只能从实践、从生活、从活的事实出发，去解读、理解、选取文本的意义和价值。在生活世界的层面，文本及其理性的意义和价值总是由实践赋予，而不是相反，实践的意义和价值是由文本及其理念赋予。退一万步说，即使是对文本的原义寻绎，其探求的主体仍然是活在当今世界的人。他们必然带着当下生活的企望、当下文化的语境、当下社会的思维范式，去阅读和求解文本的意义。因此，任何文本的解读，都必然是读者与作者的对话，必然是经典与现代的交流，必然是逻辑理性与历史情境的融会。在文本的研读中，任何去主体性、去实践性、去现代性的假设都是没有多少根据的。

自然，我在这里并不是主张不尊重作者、不尊重文本，不是主张在文本的解读中无视文本自身的规范，无视作者的原则立场和基本方法，任意将己见强加于人；也不是主张离开作者言说的历史环境、文化背景、逻辑体系和理论旨规，将它们移植到我们自己设定的理论框架中来，赋予其本来不曾具有的意义；或将前人及其言说作为表演我们思想的道具，借用前人的服装和话语来演绎和提振我们苍白的理论。如果那样，既是亵渎前人，也是游戏自我。

我在本书尝试着去做的，就是企图遵循经典作家用以创制其学说的文化立场、思想主旨和学理方法，按照马克思主义固有的

批判性、科学性、实践性品格，去解读其文本，理解其真义，发现和彰显其可贵的思想价值。于是，便有了两个基本方面的思考：其一是从解释学的层面探寻马克思、恩格斯他们在研究科学文献、解读前人文本所采取的态度和方法，寻求一种用以解读马克思主义又出自经典作家自身的原创性、元哲学解释，使解释马克思主义文本的方法与这一学说本身赖以发生的学理基础高度一致起来。其二是在经典作家对自己的基本思想、原理、方法所做的基本规定和阐释中，在他们对自己的学说所做的重大修订、重大发展中去求解他们思想的真义。这也就是所谓按照马克思的解释去解释马克思。于是就有了对马克思解释的解释。我以为弄清马克思解释学的态度和基本方法，弄清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自己学说的解释，是坚持以科学的精神对待经典文本并合理解读其真义的第一要务。以上两个方面，构成本书所谓的《马克思的解释》之首要意义。它们自然也包括对马克思哲学观的分析。因为在我看来，马克思的元哲学思想是他构建他的哲学学说，进而构建他的整个科学思想体系的理论核心和思想精髓。只有理解了马克思的元哲学思想，才能从根本上更好地理解他的整个学说。

《马克思的解释》更多的是对马克思学说一些基本原理的解读。其中又有两个方面的内容：其一是对马克思学说中一些重要原理如马克思的哲学观及其哲学解释学思想、实践唯物论思想、生产方式内在结构及其辩证运动的思想、剩余价值学说等内容的探讨和现代诠释。这部分内容借用流行的话语，是以“回到马克思”为主要思维向度，旨在站在一种主位立场，站到马克思构建其思想的社会文化语境中和实践位势上去理解马克思的理论世界和价值观念，从中领悟他的基本立场、方法、观点及其思想诉求。当然，与任何解读经典文本的实践一样，回到马克思那里的解读者，也不是绝对没有当代的生活赋予和“理解的前结构”的纯然白板化的主体，至少总是带着一种认同马克思的基本理论

原则同时又携带着生活的询问和人们认识的延异去请教和解读马克思的。如关于剩余价值学说的理解，就有太多的当代思考，但思想总旨仍不出马克思左右。其二是对马克思主义中的某些原理如辩证法的三大规律及其范畴体系，依据自然科学发展提出的新理论、新事实所做的一些尝试性的分析和解释，以期拓展哲学与科学的对话，深化和丰富哲学的语义。这方面的内容，也可说是让文本中的“马克思”走进现时代，直面当今的社会、生活、文化和科学，审视生活、接受追问，并作出新的回应。相对于笔者而言，自然是对马克思原生态的某些思想采取一种客位主义的立场，立在现实的大地上，进行与文本言说的对话，与生活本身的真理对话，因而间接地实现马克思某些理论与时代、与生活、与科学的新事实、新理论的对话，诉求原典理念新的语义、新的言说方式与话语权。坦率地说，就本人的科学理论修养而言，要进行哲学与科学的对话，实在是一种超负荷的、勉为其难的事情，换言之，是一件很难做得好的事情。因此，我所做的事情与其说是一种成功的探索，不如说是一种学术的主张和态度的表达。本人热切期待我国的哲学工作者更多地关注科学的发展，也期待自然科学工作者更多一些人像爱因斯坦、坂田昌一、汤川秀树、钱学森等人那样关注哲学的发展。这亦是实现一种哲学发展中的科学要求和思想趋势，即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他们的学说时早已表明的主张：唯物主义必然随着自然科学划时代的发展而改变自己的形态。辩证唯物主义创立一个半世纪以来，自然科学的发展已经出现了多次历史性的飞跃，出现了马克思时代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新景观、新事实，理应有崭新的哲学思想相随而行，理应引发哲学的特别是辩证法理论的大变革、大跃升，才有了思想文化的因而也是哲学发展本身的合理性。然而这种思想文化发展的历史合理性还迟迟没有实现，这不能不是一种巨大的哲学遗憾。我热望这种哲学与科学隔膜、哲学严重落后于科学发

展的现状能尽快改变。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获得新的生长点的文化契机，也是焕发其时代生机，张扬其实践活力的必由之路。我经常独自揣测：假如恩格斯还活着，那他一定有多部《自然辩证法》的新著问世；假若马克思恩格斯地下有知，那他们也一定不会满意今天哲学与科学如此疏远的状态。我们无法奢望前人把必须由我们去完成的事业都由他们做完，也不应该让他们所不愿意看到的哲学现状长期持续下去。追赶时代，跟进科学，总结新的历史和文化经验，概括出新的思想理论，借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人类最伟大的智慧成果，当是我辈义不容辞的思想使命。

今天的时代太伟大、太丰富、太复杂，变化也太快，这让人们几乎处在一种认识的悖论中：一方面为了揭示事物发展的规律，人们需要清静、沉思，需要长期稳定而执著地追踪某种重大现象，寻找其中确然、必然和应然的东西，并且是需要进行纯粹化、单一化的处理，才能探幽发微，有所识见，进到事物的深处，克服宏大叙事带来的空乏和浅薄。人们为了认识更多需要关注更少。但另一方面，人类活动的广泛，认识的浩渺，文化的宏阔，科学的无穷，信息的繁芜和瞬间变化，又使人们处在一种精神生活的重负之中。人们被迫不停地追赶又不停地放弃，不停地接近又不停地疏离，不停地记忆又不停地遗忘，不停地关注又不停地转移。没有广博的知识，宽阔的思想界面，快速转换的思维能力，就很难应对知识、信息的不断爆炸，很难抓住发现的契机，很难动员多方面的知识力量去实现对事物的深刻认识和全面掌握。人们为了认识更少又似乎需要认识更多。这种理性生活的悖论，无论怎么讲，都多少于严肃而深刻的哲学思考有些不利。如果再加上市场的喧嚣，数字化的轰炸，生活的紧迫，娱乐的癫狂，小小方寸之心实在太过于疲惫，要进入一种超然的哲学之思真是特别需要有不低的禅定之功。有人说，人类的文明初期是哲

学时代，中古时期是政治时代，近代是经济与技术的时代，当代是娱乐的时代，未来是计算机的时代。尽管这种描绘和表述十分感性而直观，但多少言中了现实生活中一些不利于哲学的时代性因素。看到这些因素并自觉地坚持着哲学的、深刻学理的、人文精神的追求，既是用人类的理性精灵滋养、调理那有些枯燥、有些零乱的精神家园的需要，进而是张扬人的文明进力和创造精神的需要；也是坚持和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及整个理论事业的需要，自然同样是弘扬马克思的智慧力量，将真善美的追求和人类的终极关怀贯注到热闹而又有些冷漠的生活世界的需要。我想无论是对于马克思的解释，还是寻求对马克思的理解，都脱不出这些思想的主旨。天下大事都让哲学家去料理恐怕是不行的，但天下大事的料理没有哲学智慧参与则是断然不行的。哲学有无用之用，无用之用乃为大用。因为哲学论说、解释和回答着人们生存、实践和思想中一切带着根本性旨趣的问题。虽然哲学不能告诉人们技术层面的操作，但它规范着、影响着人的思维操作和价值主张。天地翻覆，沧桑巨变，历经社会实践考验的马克思的思想，仍然吸引着人们不断地对它做出时代性的解释，其无限魅力所在于此。

2007年4月21日于广州鹿鸣湖畔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解释学视域的马克思	(1)
一 作者言说与读者理解之间的函变	(1)
二 理解的前提与前提的理解	(7)
三 文本为作者存在与为读者存在	(12)
四 文本意义的生产方式还原	(17)
五 逻辑事物的事物逻辑审视	(22)
六 语境的实践论诉求	(27)
第二章 恩格斯反思的科学昭告	
——生产方式辩证法元理论的审视	(33)
一 理论遗憾的特定语境	(33)
二 思想自省的认知启示	(38)
第三章 哲学观的探赜	(45)
一 哲学的反思与超验	(45)
二 哲学的缜密逻辑	(57)
三 哲学的理性执著	(73)
四 哲学的文化品格	(87)
1. 精神生活的理性升华	(88)
2. 人民智慧的精髓	(92)

3. 时代的精神造化	(95)
4. 文明的灵魂	(103)
第四章 实践唯物论的学理分析	(107)
一 “实践唯物论”发生学文化的必然性	(108)
二 关于“客体”的实践论解释	(121)
1. 唯物主义诸形态的“唯物论”	(121)
2. 实践赋予自然界以“人的本质”	(127)
3. 实践对于感性世界的基础意义与自然界 的优先地位	(135)
4. 主客体对象性关系的实践规定	(148)
三 关于“人”的实践论解释	(158)
1. 人类发生学的实践追问	(159)
2. 实践建构人的社会存在	(167)
四 关于社会生活的实践论解释	(183)
第五章 唯物辩证法的新思考	(197)
一 辩证法研究的式微	(197)
二 辩证法范畴体系建构论的回顾与断想	(202)
1. 范畴体系建构论的思维轨迹	(202)
2. 反思中的心悟	(209)
三 非线性系统理论对矛盾辩证法的补正	(213)
1. 二元分析置疑	(214)
2. 内外因理论的失语	(217)
3. 个性与共性关系的审视	(223)
四 非线性系统理论对质量辩证法的参验	(225)
五 非线性系统理论对否定之否定辩证法的深化	(233)
六 面对非线性系统理论的辩证法范畴	(236)
1. 整体与部分关系的理论	(236)
2. 必然性与偶然性关系的理论	(239)

3. “决定论”	(240)
4. 条件与根据关系的理论	(241)
第六章 生产方式自组织机制解析	(243)
一 “自组织”与“互组织”的一般描述	(244)
二 生产力的自组织	(250)
三 生产关系的自组织	(264)
1. 生产关系是一个自组织系统	(264)
2. 生产关系的自组织机理	(265)
3. 生产关系自组织对于生产力的反规定性	(279)
4. 生产关系反作用的方式与功能	(283)
四 生产力的本性与主导地位	(291)
1. 生产力发展的连续律	(292)
2. 生产力发展的强变律	(294)
3. 生产力发展的累进律	(297)
4. 生产力发展的加速律	(299)
第七章 剩余价值理论的当代诠释	(304)
一 剩余价值理论的原典阐释	(304)
二 剩余价值理论在当代的争议	(317)
1. 历史上的异议	(318)
2. 当代的论争	(321)
3. 焦点和派别	(323)
4. 思想根源	(338)
5. 学理的启示	(339)
三 剩余价值理论在当代的发展	(340)
1. 关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剩余价值的生产 与分配问题	(340)
2. 关于知识经济条件下的剩余价值生产问题	(343)
3. 关于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剩余价值问题	(348)

四 剩余价值理论的当代意义	(357)
1. 分析社会主义未来走向的重要依据	(357)
2. 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思想指南	(359)
3. 指导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科学参照	(359)
4. 完善社会主义分配制度的理论原则	(362)
后记	(366)

第一章 解释学视域的马克思

人们在关注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重新解读过程中，国外解释学的思想和方法引发了学人的浓厚兴趣。而我国深刻的社会变革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创造性实践，又一次将马克思主义的研究置于需要把经典作家的理论和中国的具体实践与时俱进地统一起来的“视域融合”运动中。国家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历史考证版陆续翻译出版，对马克思主义文本的版本订正和语义重读，又肯定并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中方兴未艾的解释学关注。大批学者采借国外解释学的思想方法对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本、思想进行新的解读，“己见”迭出，“回到”、“走近”、“个性化研究”等话语不绝于耳，活跃了研究的思维和气氛。然而，到底何种解释更契合经典文本的意义或原作者的用心？则是一个期待中的问题。笔者想寻求马克思的意见，尝试着将他在浩繁的文献解释实践中提出的某些解释学原则、方法给予梳理，作为文本解读中的解读。

一 作者言说与读者理解之间的函变

这主要是讲文本的意义与解释者的领悟、理解二者间的彼此函容和变异。

马克思认为，出现在历史发展中的各类文本的思想以及人们对这些思想的理解并不是一回事。这一方面是因为社会的思想反

映和著作言说，绝对不能离开主体的利益，“‘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①而在历史发展中出现的各类主体的利益，无论是其现实性、合理性以及人们对它们的认识和表达的方式及其客观性程度，总是要受到生成这一利益及其主体之社会的制约。即使是具有合理性的某一进步阶级的利益，当它最初出现在历史舞台时，“总是在‘思想’或‘观念’中远远地超出自己的实际界限，很容易使自己和全人类的利益混淆起来”。^②响应这些思想鼓舞而投身历史运动的人民最终会发现“他们的真正的主导原则和革命的主导原则并不是一致的”。^③因为他们自身解放的条件和真实目的，同某一剥削阶级上台的条件与目的根本不同。这样，统治阶级的“著作代表”基于利益局限而构成的文本及其思想，同与其天生具有对立倾向的并常常是作为“读者”、聆听者的广大人民群众，在对文本及其思想言说之解读方面，便很难一致。另一方面，类似革命性的文本、思想，要唤起广大人民的热情和关注，还需主客观条件的成熟。它们只有在群众一定程度地具备了革命的动机和觉悟时，才能得到关注、认同和响应。由此可见，文本和对文本的理解，仅就作者和读者的身份差异、利益差异、阶级差异而言，也会形成对文本的意谓和意旨理解的差异。马克思正是从作者及其文化思想所代表的利益与“读者”之自身利益的不同构，提出了文本因而“思想和对它的理解的关系”。^④这是一种对文本的社会解释学说明。自然，这种文本的社会学解释，首先是马克思社会认识论的表达，它得益于社会意识与社会存在关系的唯物论解释。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03页。

② 同上。

③ 同上。

④ 同上。

把这种社会学的解释，转换成为一种认识论的解释时，马克思则要求我们把文本这一认识对象的考察和理解与理解者自身状况的分析统一起来。文本的可读性及其被解释者在何种意义上当成解读对象，取决于文本的性质和解读者自身性质的具体联系。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就指出：“对象如何对他说来成为他的对象，这取决于对象的性质以及与其相适应的本质力量的性质；因为正是这种关系的规定性造成了一种特殊的、现实的肯定方式。”^①要在文本和解释者这一对象与主体之间建立相互生成关系，除了上述提到的作者、读者必须具有某种利益一致和思想取向的共识之外，阅读者还必须在知识水平、经验储备、思维能力等方面，达到或接近文本的思想要求。包括文本在内的一切对象性的事物，都是主体本质力量的投射和复现，是主体有别于自身又观照自身的一种精神外化的“另在”。文本成为主体的对象而以特定的方式被阅读，这既决定于文本的内容和形式及其对阅读者的肯定或否定的性质；又决定于解读者的思想文化品格与文本具体构成的某种同一性。有了某种同一性，则主体能与文本发生肯定性对话，形成一种言说与聆听的互动。否则文本或不能成为解读者的对象，或只能遭遇解读者的质询、批判、拒斥等否定性的理解，阅读者以一种反对的方式在文本上投射自己的理智力量，复现自己的精神世界。

文本作者言说与读者解释之间的函容与变异，还体现在人掌握书与书掌握人这样一种文本意义的自在与因变和主体的能动与受动的关涉中。

马克思是在批判某种文本崇拜、教条主义的时候提出这一问题的：“不是你们掌握着这些书籍，而是这些书籍掌握着你们。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5页。

你们成了书的附属品。”^①显然，这是对本本主义的理解态度和方式的否定。但马克思却从解释学的一般意义上道出了一个普遍现象，包括文本解读这样一类“对象化”的活动，都是主体与对象之间能动和受动的统一。人“通过自己的对象性关系，即通过自己同对象的关系而占有对象”。“同对象的关系……是人的能动和受动，因为按人的含义来理解的受动，是人的一种自我享受。”^②文本对于解读，是一个能言说的对象，它依靠作者在其中提供的知识、资料、思想理念、逻辑操作、价值引导所形成的精神力量，以及章句辞藻的语言美作用，能吸引和说服读者，一定程度地左右读者的思想与态度，把他的情绪、注意力、知识结论和价值态度同构于文本之中，形成与文本的精神认同。当阅读者把书“读进去了”之后，掌握了文本，同样也就是文本、作者进入了读者的思想、掌握了读者。读者主动地进入文本，却无形地作为受动者被文本在某些方面同化，成了文本的俘获者。甚至一定程度地成为受动于文本的思想者，则不能实现解释者的能动，不能掌握文本，与文本进行心灵的会晤。另外，作者的思想理念一旦铺陈于文本，成为由媒介负载的持存，那么，在物理时空中主体就将脱离他的言说而退场。其言说内容的复现和思想的激活，全在于文本的被解读。作者在其中的话语权力和思想生命，也就只能通过读者的阅读和理解去实现。读者的立场观点和理解方式，直接影响着他对作者思想意旨的理解和陈述，真实地制约着文本意义的再度建构和表达。

因此，解释文本的活动，即是文本为解释者提供“问答”对象和视域、提供思想规范、提供精神享受，也生成主观受动性的过程；同时又是解读者为文本生成解释主体、形成对话力量、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8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4页。